

X527
Q/KF
9



恐怖集

契诃夫小说选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A. Chekhov
TERROR, etc.
THE TALES OF CHEKHOV

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版本译出
英译者 Constance Garnett

恐 怖 集

〔俄〕契 诃 夫 著

汝 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79,000

1982 年 8 月新 1 版 198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重印)

印数: 00,001—45,000 册

书号: 10188·339 定价: 0.48 元

L · 托爾斯泰論契訶夫 ●

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話題轉到契訶夫和高爾基身上。托爾斯泰照例大大的稱讚契訶夫的藝術天才。契訶夫缺乏明確的世界觀，這使得托爾斯泰煩惱……

一九〇〇年七月五日 最近托爾斯泰重讀了契訶夫所有的短篇小說。今天他講到契訶夫，說：『他的寫作手法已經登峯造極。我已經重讀了他的小說，讀得非常滿意。有些篇，例

○ A. B. Goldenveizer (1875——) 俄羅斯的音樂家，寫了一本與托爾斯泰的談話，英譯本由紐約 Hogarth Press 出版。本篇是從那上面摘下來的。在高爾基著的回憶托爾斯泰裏也有很多托爾斯泰論到契訶夫的話。高爾基還寫過一本回憶契訶夫（上兩書有巴金先生譯本，收在平明出版社的新譯文叢

刊內）——中譯者。

如孩子們、睏倦、在法庭上，是真正的傑作。我一篇篇的看下去，滿意得很。不過呢，那些小說完全是一種精工的細木器，其實並沒有內在的、一條線的聯繫。

『藝術品裏頂重要的東西，是它應當有一個焦點纔成，就是說，應當有這樣一個點：所有的光會齊在這一點上，或者從這一點上放射出去。這個焦點萬不可以用話語完全表達出來。實在，使得優秀的藝術品顯得重要的，正是因為那藝術品的完整的基本內容只能由那藝術品本身表現出來。』

托爾斯泰在契訶夫的才能和莫泊桑的才能中間發現有很大的相似地方。他喜歡莫泊桑，是因為莫泊桑對生活比較感到樂趣。在另一方面呢，契訶夫的才能卻比莫泊桑的才能精純得多。

『……在契訶夫身上，在一般的近代作家身上，寫實的筆法有了很不平常的發展。在契訶夫筆下，樣樣東西真實到了虛幻的地步，他的小說給人留下「立體平畫鏡」(stereoscope)的印象。他彷彿隨手把文字丟來丟去，結果卻像印象派畫家似的，他的塗抹卻有了極妙的成就。』

一九〇一年九月十二日（在克里米亞的加斯卜拉）

契訶夫上這兒來。●看上去，

他的身子不大好；他顯老，咳嗽。他講的話很少，句子短，不過總很中肯。他娓娓動聽的講了一番他和他母親冬天在雅爾達所過的生活。托爾斯泰看見了他，很高興。

一九〇一年九月十六日（在克里米亞的加斯卜拉） 飯後，與勃連斯基（Obolensky）

或我，或我倆輪流，大聲唸契訶夫的小說，托爾斯泰極欣賞那些小說。有一天我唸沒意思的故事。托爾斯泰時時刻刻贊歎契訶夫的理解力。他也喜歡打賭，特別是草原，因為含意新奇，寫得純熟。

講到契訶夫，托爾斯泰說：

『他是個怪作家：他彷彿胡亂的把字丟來丟去，可是他的作品裏樣樣東西都是活的。好偉大的理解力！他從沒寫過多餘的一節，每一節都是或者有用，或者美麗。』

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在亞斯那雅·波立阿那） 托爾斯泰說：

『我很喜歡契訶夫，而且看重他的作品，可是他的劇本三姊妹，我卻看不下去。那劇本是甚麼意思？一般說來，近代作家失去了戲劇的觀念。戲劇不是告訴我們一個人的一生的故事，

它得把那人放在一個局面裏，拴上一個扣子，等到扣子一打開，整個那人就變得清清楚楚了。現在，容我來批評莎士比亞。在他筆下，個個人物都是活的；人物爲甚麼有它自己的那些動作，永遠是清清楚楚的。在莎士比亞的戲院裏，有些木牌，上面刻着「月光」、「房子」一類的字，因爲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戲劇的本事中了。現在呢，恰好相反。」

一九〇三年七月九日

托爾斯泰大大稱讚契訶夫的風格，因爲它樸實，緊湊，委婉：

：一九〇五年一月五日

關於契訶夫的小說寶貝兒，發生了一場有趣味的談話，還

提到古爾卜諾夫。●那封勸阻托爾斯泰在全年中的每日讀物上刊印那篇小說的信。托爾斯泰呢，剛好相反，決定把那篇小說印進去，不許漏掉，還極力推崇它。我不想記下他的話來，因爲托爾斯泰已經寫好一篇序，●表明他對那篇小說的態度了……

- Gorbuov-Posadov 是 Posrednik 出版社的編輯，托爾斯泰的信徒。——英譯者。
- 這篇序和寶貝兒那篇小說，都登在第三冊三年集上。——中譯者。

目次

L·托爾斯泰論契訶夫·····	一
恐怖·····	三
葛卡·····	二三
兇殺·····	三一
被掘掉根的人·····	七九
大團圓·····	一〇三
死屍·····	一一一
乞丐·····	一二一
彼青耶格·····	一三一
傷寒·····	一四七

恐
怖
集

恐怖

(我的朋友的故事)

德密特里·彼德羅維奇·西林得了學位以後，在彼得堡進衙門做了官，可是到三十歲，他丟掉官職，專門幹農業去了。他的耕作相當成功，不過我老是覺得他幹那種事不合適，還是回彼得堡的好。每逢他給太陽晒得挺黑，佈滿灰塵，變得周身灰白，給苦工累得筋疲力盡，站在街門口或房門口迎接我，到後來喫晚飯，他又暈得要命，他妻子只好拿他當作小孩似的扶他上床去睡的時候，或者，每逢他壓下他的睡意，開始用他那輕柔、坦白、差不多是懇求的聲調談到自己那些確實精彩的思想的時候，我總覺得他不像一個農夫，也不像一個農業家，只不過是個厭倦的、勞累的人罷了；我清楚的覺得：他其實並不愛好耕作，他所需要的，不過是把日子打發過去，『爲這個謝謝上帝』罷了。

我喜歡跟他在一塊兒，我常常在他的田莊上一住兩三天。我喜歡他的房子，他的花園，他的大葉園，那條河，以及他的哲學——他那哲學相當沉悶，而且渲染過甚，可是條理總算清楚。我想：我那時喜歡他，恐怕是因為他本人好的緣故，不過我也不敢斷定，因為我至今還沒有能够分析清楚我當時的感情。他是個有頭腦的、忠厚的正派人，不是一個討人厭的人，不過我記得：每逢他單獨對我吐露他珍藏着的私衷，講到我們中間的關係是友誼的時候，那些話總惹得我不痛快，我總覺得有點發窘。他對我的那份親熱，有點過火，惹人厭煩，我反倒十分情願維持一個普普通通的友誼關係了。

事實是我極喜歡他妻子瑪麗亞·塞爾蓋葉芙娜。我倒不是愛上了她，只不過是給她的臉，她的眼睛，她的聲音，她的步態迷住了罷了。要是我有好久沒跟她見面，我就惦記她，那時我的幻想熱烈的勾畫着的，不會是別人，一定是那個年青、漂亮、大方的女人。對於她，我沒有甚麼一定的企圖，那是連做夢也沒想到過的，不過呢，不知甚麼道理，每逢我單獨和她一塊兒，我總想起她丈夫把我看做朋友，我就覺得發窘。每逢她在鋼琴上彈我愛聽的曲子，或對我講甚麼有興味的的事情，我總是快樂的聽着，不過同時，不知甚麼道理，我竟猛然想起她愛她的丈夫，她丈夫是我朋友，她自己也把我看做他的朋友，於是我的興致低下來，我變得冷淡，彆扭，煩悶了。

她一看到這變化，總是說：

『你的朋友不在，你就覺着悶得慌。我們得打發人上田裏去找他來纔好。』

等到德密特里·彼德羅維奇走進來，她就說：

『得，現在你的朋友來啦。高興起來吧。』

照這樣，過了一年半。

有一回，在七月裏一個禮拜天，德密特里·彼德羅維奇和我沒事可做，就坐車上大鄉村克魯希諾去買東西，好拿回來燒晚飯。我們從這家店走到那家店，這時太陽下山，黃昏來了。

——這個黃昏，我大概一輩子也忘不了。我們買好了氣味像肥皂的奶酪和氣味像煤焦油、硬得銀石頭一樣的臘腸以後，上酒館去問一問有啤酒沒有。我們的車夫上鐵匠舖去給我們的馬釘馬掌，我們告訴他我們在教堂旁邊等他。我們走着，談着，笑我們買的東西，這時卻有個人——在這一帶，他有個很奇怪的外號：四十個殉教徒——始終默默的跟着我們，神情鬼鬼祟祟，就跟偵探一樣。這四十個殉教徒不是別人，就是加夫里爾·謝維洛夫，或者簡單一點叫他加夫留希卡，他在我家裏做過短短的一陣聽差，因為鬧酒，給我辭掉了。他在德密特里·彼德羅維奇家裏也做過事，也因為同樣的過錯被辭退了。他是個喝成了癮的酒徒，實在，他的一生

就跟他本人那樣的醉醺醺，亂七八糟。他父親是牧師，她母親出身貴族，所以照門第說來，他是屬於特權階級的，可是，不管我怎樣仔細的打量他那憔悴的、恭敬的、永遠出汗的臉，他那現在已經變得灰白的紅鬍子，他那破爛得可憐的緊身上衣，他那紅襯衫，也休想在他身上發現一丁點兒我們所熟悉的特權階級出身的人的形跡。他說他自己是受過教育的人，常說他自己進過神學校，可是沒畢業，因為抽煙被開除了；後來他在主教的唱詩班裏唱歌，在寺院裏住過兩年，結果又被開除，不過這回不是因為抽煙，而是因為「他的脆弱」。他走遍了兩省，向宗教法院和其他各處的政府衙門遞狀子，受過四回審判。後來，在我們這一帶落了魄，他就做聽差，守林人，管狗人，教堂裏的工人，娶了一個廚娘，那人是個寡婦，而且性情放蕩；他從此沒有希望的落到做奴婢的地位，習慣了下流和骯髒，他講到自己的貴族出身時甚至帶着點懷疑口氣，就跟講神話一樣。在我所描寫的那個時期，他沒有差使，正在飄蕩，他的妻子不見了，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他自稱是搬夫兼獵人。

我們從酒店走到教堂那兒，坐在門廊上等車夫。四十個殉教徒站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手搗着嘴，爲的是萬一要咳嗽，可以咳得恭敬一點。這時天黑了，有一股黃昏潮濕的強烈氣味，月亮正要升上來。在清澄的、星光閃爍的天空，只有兩朵雲，恰好在我們的頭頂的上方：一朵大，

一朵小，天空只有它倆跟母子一樣在互相追逐，朝夕陽返照的方向奔去。

『好美的景色』德密特里·彼德羅維奇說。

『美極了……』四十個殉教徒幫腔，他朝手心恭敬的咳嗽。『德密特里·彼德羅維奇，您怎麼會想到上這一帶來走走呀？』他用討好的聲音說，明明想藉此談一談天。

德密特里·彼德羅維奇沒答話。四十個殉教徒長嘆一聲，眼睛沒瞧着我們，輕聲說：

『我由於我得對萬能的上帝負責的一個原因，喫了很大的苦。沒問題，我是個沒出息，沒本事的人；不過請相信我，憑良心說，我現在是連一片麵包皮也沒得喫，連一條狗也不如……原諒我，德密特里·彼德羅維奇。』

西林沒在聽，他坐在那兒，拿拳頭支着頭，在想心事。教堂座落在大街的盡頭，高高的河岸上，從圍牆的格子門望出去，我們可以看見那條河，河邊那帶水的草地，和一團營火的紅光；火光附近有些黑色的人馬在移動。過了那片火光，再遠一點，又有一些亮光，那兒有個小村子。他們在那邊唱歌。河面上，近水的草地上，這兒那兒有一層霧在升上來。高高的、細帶樣的霧，又濃又白跟牛奶一樣，在河面上飄游，遮住星光，在柳樹上空盤旋。那一縷縷的霧時時刻刻變花樣，有的像擁抱，有的像鞠躬，有的朝天空揚起胳膊，袖口肥肥大，跟牧師一樣，彷彿在禱告……

大概它們使得德密特里·彼德羅維奇想起了鬼魂和死人，因為他轉過身來面對着我，帶着哀傷的微笑問道：

『告訴我，我的好朋友，爲甚麼每逢我們要講一個可怕的、神祕的、離奇的故事，我們不是從生活裏取材，卻總是從鬼世界和陰間去取材。』

『凡是我們不瞭解的東西，我們就怕。』

『那麼你瞭解生活嗎？告訴我：你瞭解生活勝過瞭解陰間嗎？』

德密特里·彼德羅維奇坐得跟我貼近，因此我覺得他的呼吸吹在我的臉頰上。在黃昏的微光中，他那白白的瘦臉好像比往常還要白，他的黑鬍子跟煤煙那麼黑。他的眼睛悲哀，真誠，微微顯得驚嚇，彷彿他馬上要對我講一件可怕的事似的。他瞧着我的眼睛，用他素常那種懇求的聲調接着說：

『我們的生活和陰間的生活同樣叫人不能瞭解，同樣可怕。誰要是怕鬼，誰也就應當怕我，怕那些亮光，怕天空，因爲只要你細細一想，就會明白那些東西不比陰間的鬼魂少離奇，容

易懂。王子哈姆雷特●沒有自殺，因為他怕自殺的情景會在他死後常到他夢中來。我喜歡他那段著名的獨白，可是說老實話，它從沒感動過我的靈魂。我既是你的朋友，就該向你承認：有時遇到心緒鬱悶的時候，我暗自想着我臨死時的樣子。我的幻想編排了上千種頂頂悲慘的情景，我弄得自己又痛苦又興奮，彷彿夢覺的情形一樣；我向你擔保：即便那樣，我也還是覺得不及現實可怕。我的意思是說，鬼可怕，可是生活也可怕。我不瞭解生活，好朋友，我怕它；我不懂也許我是個病態的人，心緒不正常吧。健康正常的人好像都瞭解自己所看見的和所聽見的一切似的，可是這個「好像」在我卻是不存在的；我天天拿恐怖毒害我自己。有這麼一種病：害怕寬敞的空間，可是我的病是害怕生活。每逢我躺在草地上，瞧着一個昨天出世的小甲蟲，一點也不瞭解的時候，我總覺得它的生活裏沒有別的，只有恐懼，我還在它身上看見了我自己。」

『你怕的，究竟是甚麼呢？』我問。

『我甚麼都怕。我天生來不是一個深奧的思想家；我不大關心陰間的生活，人類的命運；

事實上，我很少專心致志的想那些玄虛的東西。使我害怕的，主要的是我們當中誰也逃不脫的那種日常生活。我沒法辨別我的行動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這使得我煩惱。我認定教育和生活條件把我限制在一個狹隘的虛偽圈子裏，我的一生不是別的，不過是天天努力騙自己，騙別人，而且努力避免看見自己在欺騙罷了；一想到我至死也逃不脫這種虛偽，我就害怕。今天我做一件事，明天我就會不瞭解我爲甚麼要做那件事。我在彼得堡做了官，結果我害怕；後來我上此地來種田，我又害怕……我覺得我們知道的很少，因此天天犯錯誤。我們不公道，我們互相誹謗，破壞彼此的生活，我們把我們的力量全浪費在一些我們不需要的、妨礙我們生活的無謂事情上；這就使得我害怕，因爲我不明白爲甚麼要這樣，爲了誰要這樣做。我的好朋友，我不瞭解人們，我怕他們。一看見農民，我心裏就害怕，我不知道他們究竟爲了甚麼比較高尚的目標在受苦，他們活着究竟是爲甚麼。要是生活是享樂，那他們就是些不必要的、多餘的人；要是生活的目標和意義只在於貧苦和無窮無盡的、沒有希望的愚昧，那我又不明白這種苦難是針對誰的需要，爲甚麼需要。不管甚麼人，不管甚麼事，我全不懂。眼前，比方說，請你瞭解一下這個人吧，『德密特里·彼德羅維奇說，指一指四十個殉教徒。』想想他看！

四十個殉教徒瞧見我們在看他，就恭恭敬敬朝自己的手心咳嗽着，說：